

古文辭類纂

第二函  
五六冊

箴銘類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增按子雲本傳云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藝文志以州箴列於儒家此本錄從藝文類聚別無善本蓋多舛誤子雲文尚奇詭

而趙充國領及此文獨平易蓋箴頌之體宜爾也漢武帝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晉書地志以冀幽并充徐青揚荆豫益涼及朔方交趾是爲十三部而田仁於天漢大始之閒嘗刺舉三河又在十三部之外其後征和四年置司隸校尉又其後罷所領兵而使察三輔三河宏農於是無三河刺史而有司隸是武帝時共十四部也昭帝初以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則司隸但有三輔宏農河南其後成帝罷刺史置州牧哀帝始復刺史而卒又改爲州牧焉司隸之官成帝時省哀帝時復然哀帝雖復其官但屬大司空比於司直故本紀謂之正司直司隸蓋自是佐三公舉朝廷不法者而已不復如成帝以前之督部諸郡三輔也故自成帝省司隸後總爲十三部其時司隸所部必分屬於豫涼二州矣但史言之不詳耳至平帝元始三年始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其州名史亦不詳獨賴子雲是箴而知之爾蓋設雍州以易涼州而朔方所部歸於并州而交趾謂之交州王莽奏改州名云漢家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此箴首必引禹貢所謂應經也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其交州箴內亦述及焉然則其文必平帝時作當時王莽旣改州名頑張其事蓋使人定爲地理之書今漢書地理志所本皆是也故地理志書戶口獨舉元始二年知其與州箴同時有也志內每郡國必曰屬某州而三輔宏農河東武都隴西金城天

水十餘郡獨不著所屬此其舊書必曰屬雍州也班氏以雍州乃王莽專擅時所置之名故刊除之爾其實志內某郡屬某州大抵皆莽所定而漢平帝以前郡國分屬諸州之制莽所云不應經者皆不復可詳也自是迄莽之亡皆十二部建武中興改雍州爲司隸而復設○○

涼州乃復爲十三部

### 冀州牧箴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嶽陽是都。蠶夷皮服。潺湲河流。夾以碣石。三后攸降。列爲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州糜沸。炫云如湯。更盛更衰。載縱載橫。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拾其敝。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列藩王。仰覽前世。厥力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周宗自恃。云焉有子。隳六國。奮矯。渠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 揚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滸。彭蠡旣蕩。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縵蕩。聞

越北垠。沅湘攸往。曠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南征不旋。人咸  
躡於垤。莫躡於山。咸跌於汙。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  
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  
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泰伯遜位。基吳紹類。天差一  
誤。秦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  
侯甸畔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摶。堯崇屢省。舜盛欽謀。牧  
臣司揚。敢告執籌。

荊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沣。荆衡是調。雲  
夢塗泥。包匱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百物。世世以饒。戰戰  
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予奪。亦有  
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標以

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強。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  
敢告執御。

青州牧箴

茫茫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貢  
篚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  
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銜。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  
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  
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徐州牧箴

海岱伊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於海宇。大野旣瀦。有羽有蒙。孤  
桐蠶珠。泗沂攸同。實列藩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天野以康。帝癸  
及辛。不祇不恪。沈湎于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勦絕其緒祚。降

周任姜鎮於琅琊。姜氏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木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兗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道。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繩綺。濟潔既通。降邱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毫。盤庚北渡。牧野是宅。丁感雊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厥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旣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復能笑。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歎歎。厥居爲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豫州牧箴

郁郁荆山。伊雒是經。榮播泉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擎。廬廬相距。夏

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居爰在鶴墟四隩咸宅寓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靡哲靡聖捐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寧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強靡克余亡夏定九州至於季世放於南巢成康太平降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於孫子至赧爲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雍州牧箴

黑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闔闢畫爲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氐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宇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寧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爲西荒南排勁越北啟彊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綴衣

益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鱗堙降陸於時八都厥民不喫禹導江沱岷嶓啟乾遠近底貢磬錯磬丹絲麻條暢有梗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湎沈頗僻遏絕苗民滅夏殷續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爲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幽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州戎夏交逼伊昔唐虞實爲平陸周末薦臻迫於獯鬻晉失其陪周使不徂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獮貊羨及東胡強秦北排蒙公城壘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沙漠偃我邊萌旣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

圖衰不可或忘。隄瀆蟻穴，器漏鍼芒。牧臣司幽，敢告侍旁。

并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畫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爲？莫敢不來貢，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犬戎作難，斃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悴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交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牽其犀。盛不可不

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摹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  
泉竭中虛池竭瀕乾牧臣司交敢告執憲

揚子雲酒箴

予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脅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  
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繹徽一旦衷礙爲裳所轆身提黃泉骨  
月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  
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  
乎

崔子玉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  
唯仁爲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勿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臧  
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戒剛强行鄙夫志

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恆。久久自芬芳。

張孟陽劒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邛僰。北達褒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劒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戒壽。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趣。形勝之地。匪期更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益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韓退之五箴

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

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  
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  
爲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辨人  
反以汝爲叛臺中之誣人反以汝爲傾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害其  
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  
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

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勿思

###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爲愧捨也爲狂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爲而不顛沛齒之尙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愼胡爲

###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暭暭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捨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捨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

亦宜然。

李習之行己箴。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義則爲朋。否則爲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  
寔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於惑。內省  
不足。愧形於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惟咎在躬。若市於戮。慢虐自  
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  
其何不爲。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  
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爲我師。

張子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  
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天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  
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

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惄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能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

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祐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瓶，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瓶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蘇子瞻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

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竝行於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峰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綿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眾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肅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